



曹文轩
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品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引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新风尚

大水

佳作奖

赵菱 著

在梦里，奶奶无数次梦见大水涌来，
瞬间淹没成片的麦田，
屋前的菜园，屋后的果树，
最先卷走的，
是她放在床前的那双绣着牡丹花和百灵鸟的小鞋子。



772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引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新风尚



曹文轩
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品

大水

佳作奖

赵菱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水 / 赵菱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84-0342-2

I. ①大… II. ①赵…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0575 号



书 名 大 水

丛书策划	王泳波
著 者	赵 菱
责任编辑	陈文瑛
助理编辑	张海丽
插 画	刘九鸣
装帧设计	李 璐 蔡 蕾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7.375 插页 8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84-0342-2
定 价	26.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序

为塑造一流的读者而写作

曹文轩

1

我先不谈写作，而谈阅读。因为，作家的写作常常是由读者的阅读决定的。

什么是“儿童阅读”？

是否可以这样定义：所谓儿童阅读，应当是在专家、老师以及有见地的家长指导乃至监督之下的阅读。因为少年儿童的认知能力与审美能力正在形成中，他们的认知能力与审美能力不成熟，甚至不可靠。

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常识：我们是教育者，他们是被教育者。我们在若干方面——包括阅读在内，负有审视、照料、管束、引导和纠正的责任。这既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伦理。

当我们摆出一副保护神、代言人的架势，完全不加分辨地尊重他们包括阅读在内的若干选择时，我们怀疑过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吗？人的认知能力与审美能力，是在后天的漫长教化中逐步成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他们喜欢，所以好，所以优秀，这

个逻辑关系可以成立吗？

如何确认一些书籍是好的、优秀的，大概要组织一个陪审团。而这个陪审团的组成肯定不能只有孩子，还必须有专家、教育工作者、家长等。只有这个陪审团做出的判断才是可靠的。

2

从读书中获得愉悦，甚至以读书来消遣，这在一个风行享乐的时代，是合理的。对于一般的阅读大众而言，大概没有必要要求他们放下这些浅显的书去亲近那些深奥的、费脑筋的书。因为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有那么多过于深刻的人。对于一般人而言，不读坏书足矣。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浅阅读时代，这个事实无法改变。

但一个具有深度的社会、国家、民族，总得有一些人丢下浅显的书去阅读较为深奥的书。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阅读阶层的存在，才使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阅读保持在较高的水准上。

孩子正处于培养阅读趣味之时期，所以，在保证他们能够从阅读中获得快乐的前提下，存在一个培养他们高雅的阅读趣味的问题。这会影响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未来的阅读水准。如果我们不在孩子中进行阅读的引导，我们就不能指望有什么高质量的阅读未来。

我曾在一次演讲中发问：儿童文学的读者是谁？听上去，这是一个荒诞的问题——儿童文学的读者当然是儿童。可是，儿童在成为读者之前，他们仅仅是儿童。他们是怎么成为读者的呢？什么样的作品使他们成为读者的呢？回答这些问题就远不那么简单了。古代并没有儿童文学，但儿童们并没有因为没有儿童文学而导致肉体和精神发育不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没有读过安徒生，但无论从人格还是从心理方面看，曹雪芹都是健康的、健全的。鲁迅时代，已经有了儿童文学，他甚至还翻译了儿童文学，

他与俄国盲人童话作家爱罗先珂之间的关系还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但鲁迅的童年只有一些童谣相伴。然而，这一缺失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伟人。但不管怎么说，后来有了一种叫“儿童文学”的文学，几乎全部的儿童都成了它的读者。无论如何，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篇章。问题是：他们成为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培养、塑造的结果，还是仅仅因为这个世界终于诞生了一种合乎他们天性的文学？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在承认儿童自有儿童的天性、他们是还未长高的人之后，提出了“蹲下来写作”的概念。可是大量被公认的儿童文学作家则对这种姿态不以为然。E.B. 怀特说：“任何专门蹲下来为孩子写作的人都是在浪费时间……”儿童甚至更喜欢仰视比他们高大的大人的面孔。

经验告诉我们：儿童有儿童的天性。但经验同时也告诉我们：他们的天性之一就是他们是可培养、可塑造的。无需怀疑，应该有一种能培养他们高雅趣味和高贵品质的“儿童文学”。

有深度的阅读仍然可以是令人愉悦的，这种愉悦不仅仅是文本给予读者的瞬间乐趣，还在于探究与思考的过程。浅阅读只给读者带来一种愉悦，深阅读带给读者的则是两种愉悦，而这两种愉悦在质量上都一定能超越浅阅读所给予的那种瞬间愉悦。

3

书是有等级的。

尽管都是书，但实际上书与书有天壤之别。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除去那些有害的不可阅读的书之外，即使都是有益的书，也还是有区分的：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之后读的。它们在进入孩子的阅读视野时，是有先后次序的，犹如用油漆漆门，先打底漆，而后才上面漆。

对于孩子而言，那种大善、大美、大智慧的书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它们的功能是帮助一个孩子确定基本的、合理而健康的存在观、价值观以及高雅的情调与趣味。

书是有血统的——这是我一贯的看法。一种书具有高贵的血统，一种书则血统不怎么高贵。我这么说，并无这样的潜台词：我们只需阅读具有高贵血统的书，而可将一切非高贵血统的书统统排斥在外。我只是想说：我们并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只是一味地读那些“顺应天性”的书，而没有机会去亲近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书。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文字，毕竟是最高级的文字，它们与一个人的格调、品味有关，自然也与一个民族的格调、品味有关——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民族，不与这样的文字结下情缘，大概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属于读者的童年，而这个读者在长大成人之后就将其忘却了，这样的作品、作家当然不是一流的。一部上乘的儿童文学作品、一个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属于这个读者一生的。“儿童文学”由“儿童”和“文学”组成。在适当考虑它的阅读对象之后，我们应当明确：儿童文学是文学。如果只有“儿童”没有“文学”，这样的儿童文学只会停留在读者的童年，根本无法跟随这个读者一路前行。如果一个初中生羞于谈论他在小学时读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果一个成年人不愿提及他的童年阅读史，那么，那些所谓的儿童文学一定不是上乘的。

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若能在一个人的晚年依然留在他的记忆里，这部作品一定是一部辉煌的著作。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最大的幸福就在于，一个当年的读者在晚年时依然感激地回忆起他的作品。这个境界对我们而言也许非常遥远，但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

对于怀着文学的梦想和对高贵作品的追求而为儿童写作的人而言，他们心中永远都会是文学的春天。

是为序。

写于2018年5月8日

目 录

第一章	黄风阔	003
第二章	水来了	021
第三章	盖 屋	039
第四章	做 船	053
第五章	灶房里的故事	069
第六章	兰儿的大鱼	085
第七章	沉 船	103
第八章	水上漂来的男孩	113
第九章	种 麦	131
第十章	过 年	147
第十一章	春 来	165
第十二章	立 夏	179

第十三章 锣声又响起 187

第十四章 打寨墙 197

第十五章 大水走了 213

后 记 大水来去，大地永存 226

很多年前，奶奶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大水是常来的。

奶奶家在黄河南岸豫东平原上，一个叫黄凤阔的地方。

奶奶最爱的人是她的祖父，在她漫长而精彩的人生中，她一遍遍讲述着童年时和祖父一起度过的日子，讲起大水，祖父做的船，自己拥有过的大鱼，还有大水退去后，河滩上长起的那一片无人收割的沉甸甸的麦穗。

在梦里，奶奶无数次梦见大水涌来，瞬间淹没成片的麦田，屋前的菜园，屋后的果树，最先卷走的是她放在床前的那双绣着牡丹花和百灵鸟的小鞋子。

梦中的奶奶永远是小女孩的模样，名叫兰儿的小女孩赤着脚蹚在深深的水中，寻找她的鞋子。

大水发了整整九年。

奶奶的祖父说，大水没来之前的黄凤阔，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黄凤阔 | 第一章



黄凤阔是豫东平原上的一处古村落，从南到北有一条长街，隔天逢一次集。由于逢集的缘故，人们也称黄凤阔为“黄凤集”。集上热闹得很，有馒头铺，布庄，鲜鱼行，金银首饰店，摆着红铜大茶壶的茶摊，祖传的用炭火支起的卤肉锅子，卖鸡鸭苗的，卖鲜藕的，卖木器的，剃头的，补锅的，测字的，算命的，在长街上挤挤挨挨，吆喝声、叫卖声响亮震天。

黄凤阔南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北边是一条大河，名为黄凤河。黄凤河是黄河的一条支流，春来河边丛生着浓绿的芦苇，芦苇脚下遍地都是可采食的野芦蒿、水芹、嫩芦笋。芦苇深处住着一窝窝的水鸟，长腿的雪白鹭鹭，鹅黄娇艳常常被古人们作在诗中、画在画里的黄鹌鸟，红嘴红脚爪的竹雀，还有一群群翅膀闪烁着碧绿光芒的野鸭子。人深入到芦苇丛中，常常能捡到大捧的鸟蛋、野鸭蛋，这在黄凤阔的人看来，是平淡无奇的事情。

黄凤河的水为豆绿色，清澈透明如天上的月光，水面浮动着淡绿色的雾霭，水中鱼虾、河蚌、蛤蜊头极为丰富，尤以红鲤鱼出名，人称“黄河鲤鱼”。谁家答谢媒人，办喜事待客，黄河鲤鱼是必不可少的一样菜式，有了这道菜，宴席上才喜气盈盈。

兰儿在这河边生长到十岁，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

黄凤阔是个好地方，兰儿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田

野里四月种高粱，五月种玉米，七月种棉花，九月种油菜，十月种麦子，粮食不愁吃。棉桃成熟的时候，每块田里都绽放得一片雪白，看到这地上盛开的雪，就知道黄凤阔的人们身上穿的衣衫都是格铮铮的。吃穿不愁，黄凤阔的人们就总是乐呵呵的。

依傍着黄河居住，唯一一件事是人们胆战心惊的：发大水。

兰儿听爷爷讲，黄河决口和改道时，咆哮的洪水会像野兽一般，吞没所有的村庄和农田，人在大水中，瞬间就成了蚂蚁，弱小得抓不住任何可以支撑人站立的东西。但人又是顽强的，只要抓住一点点浮木，就能挣扎着活下来，等大水退去，黄河平静了，人们重新像蚂蚁一样挖洞垒窝，把眼泪咽到肚子里，仍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兰儿的爷爷是黄凤阔一带有名的精明人，能做木匠、漆匠、瓦匠，会结网打鱼，建房雕花，侍弄庄稼更是方圆几十里难得一见的好手。兰儿家的光景过得喧腾腾、红艳艳，全凭爷爷当家指挥一家人干出来的。

兰儿从小就是爷爷一手带大的，爷爷最喜欢她，她也和爷爷最亲。

爷爷爱唱豫剧，看到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随时都能编成顺口的豫剧唱出来。他的声音浑厚清亮，往往

他一张口，周围的人都像兔子一样把耳朵竖得高高的听。

继承了爷爷爱唱本事的是二姐梨儿。梨儿爱说爱笑，一张嘴巧得像鹦哥，整天叽叽呱呱地说个不停。她也爱编豫剧唱，不过她是瞎编，经常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听得人笑掉大牙。

爷爷常喜欢唱那首他编的短歌：千顷地，良田多，不胜一个黄风阔。有钱跑个小买卖，坐在店里真乐呵。没钱走到黄风河，野鸭野鸡有几多，捡到鸭蛋吃鸭蛋，捡到鸡蛋打汤喝，掺上一点麻耳菜，神仙也没咱快活！

“黄风阔是个宝葫芦，黄风河是养着葫芦藤生长的水，咱这一眼望不到边的青庄稼就是葫芦上的藤藤叶叶。”爷爷常常乐呵呵地说。

兰儿十岁这年的六月，正是麦子成熟的季节，一片片麦田齐整整地站立着，一眼望去，金灿灿的麦穗像汪洋大海一般。人走在成熟的麦田里，一下子变得很轻，仿佛大海中的一条小小的鱼。

麦穗沉甸甸地炸开了芒，像太阳放射出无数条金线，那金色的光芒一直绵延到了天边。人的头顶是蓝宝石般的天空，天空之下是闪烁着金光的麦田，空气中散发出浓烈的成熟麦子的香气。

兰儿左手提着一罐用井水拔过的凉面条，凉面条上细心地浇着用黄瓜、荆芥、蒜泥凉拌好的“浇头”，右手提着一篮烙得香喷喷的油馍，灵巧地走在麦田间的小路上。

家里的大人都在麦田里忙着割麦，谁也腾不出手来，做饭就成了兰儿的事。兰儿很早就学会了擀面条、蒸馍、炒菜，连烙油馍也难不倒她。

她穿着一件用桃红色与浅绿色棉线纺织成的粗棉布偏大襟小褂儿，褂儿的领子端端正正地围着她修长的脖颈，扣着一粒桃红色的圆布扣。沿着脖颈往下，从肩膀、胸前一直到右边腰际，扣着同色的圆布扣。深蓝色的棉布裤洗得干干净净，脚上穿着一双绣着牡丹花和百灵鸟的黑布鞋。

兰儿梳着两条乌油油的麻花辫，有一张白皙的圆圆甜甜的脸，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最讨人喜欢，会说话，也会表达喜怒哀乐，轻轻地眨一眨，看到的人就明白她想要说什么了。兰儿性情沉静，爱笑，抿嘴一笑时，左边脸颊上有一个甜甜的酒窝，开心地笑时，人们会看到她有一口整齐雪白的好牙齿。

兰儿把饭提到地头，忙着割麦的一家人就放下镰刀，聚到地头的杨树荫下开始吃饭。

“不怕云彩顺风流，就怕云彩乱碰头。”爷爷吃饭的时候，不时地抬头看天上的云彩，自言自语。他的脸色也像天上的